



秦英征西

责任编辑：乐 群

封面设计：刘 棣

插图：刘 棣

秦 英 征 西

Qinying zhengxi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子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1 14/16

字数：280,000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ISBN 7-207-00454-0/I·72

定价：3.40元









目 录

第 一 回	展阁老夸官长安市 勇秦英拦路彩仙桥	(1)
第 二 回	豆腐元帅骂国公 揪头太岁劈阁老	(11)
第 三 回	双状元金殿奏本 报国公秦府拿人	(22)
第 四 回	午门外秦英候刑 法场上小将动武	(32)
第 五 回	母女法场哭英儿 君臣金殿动刀兵	(41)
第 六 回	唐太宗金殿赦旨 程咬金法场放人	(52)
第 七 回	酒楼中白赖酒食 山峰上力缚鹏雕	(62)
第 八 回	云雾峰上得真艺 桃花林畔获宝马	(72)
第 九 回	揪头太岁揪人头 狗官内亲送狗命	(82)
第 十 回	小英雄夜闯公堂 老守备白日放人	(92)
第 十一 回	赵家庄里除恶霸 金銮殿上舞双狮	(102)

第十二回	居心叵测丧狗命 帅风大振过雄关	(112)
第十三回	先锋官连败二兄弟 元帅爷大战红月娥	(121)
第十四回	罗先锋沙场被擒 秦元帅帐内定计	(129)
第十五回	先锋投敌原是假 总兵招婿却当真	(138)
第十六回	尉迟兄弟投关上 罗章夫妻探唐营	(147)
第十七回	丢关只为痴情故 杀夫缘何太狠心	(156)
第十八回	罗章避难西黄庄 月英夜闯黑松林	(165)
第十九回	贤良人搭救红氏女 圣母徒怒斩李月英	(174)
第二十回	小将军庄内收二女 俏冤家狭路又相逢	(183)
第二十一回	秦元帅拔营征西凉 赵小姐乘马追唐军	(191)
第二十二回	四怪客欲来行刺 八小将准备拿贼	(200)
第二十三回	四怪客帅帐行刺 八小将营外擒贼	(209)
第二十四回	苏保童城下逼战表 薛状元樊营借草粮	(218)

第二十五回	千头岭铜打沙里红 番营前鞭抽老单奎	(227)
第二十六回	秦元帅踹营进兵 苏保童临城逼降	(236)
第二十七回	苏保童督军硬攻城 秦元帅率兵强渡河	(244)
第二十八回	神枪难敌遇高手 飞刀易破逢英杰	(252)
第二十九回	古战场九刀坠地 锁阳城三军会师	(261)
第三十回	石头门上石头战 凶神谷里凶神守	(271)
第三十一回	小元帅误入三阴阵 俏公主得救玄法寺	(280)
第三十二回	元帅受困山洞里 先锋中箭回帐中	(289)
第三十三回	西黄庄程通搬兵 北楼上月娥拒请	(297)
第三十四回	辗转反侧闺房求计 进退两难西楼自刎	(307)
第三十五回	四峰山姐妹除寇 绝唐谷苏海败北	(317)
第三十六回	女英雄谷中查探 父子俩洞内相逢	(325)
第三十七回	徐茂公兴兵破阵 二女将进兵繁阳	(333)

第三十八回	盗官牌夜闯禁官	斗飞铙枪刺铙飞	(342)
第三十九回	李月英击破铁板	罗先锋攻入繁阳	(351)
第四十回	平西凉扶持新主	顺人心班师回朝	(360)

第一回 展阁老夸官长安市 勇秦英拦路彩仙桥

太宗登基坐殿，
漫夸盛世贞观，
西凉犯界起烽烟，
驸马挂帅防边。

天子好色失正，
秦英义愤除奸，
适逢咬金把兵搬，
金殿比武夺元。

八句引诗提过，本书说的是唐太宗李世民驾坐长安，时有二十二年。虽说是励精图治，初具繁荣，但尚不能国泰民安，皆因为外有西凉王侵边犯界，内有展太师谗佞之臣为患，故而江山摇荡，人心浮动。那一些开国元勋都已陆续歿去。只剩下英国公徐茂公、鲁国公程咬金保着太子李治同元帅秦山秦怀玉奉旨率兵征西去了。后来兵进锁阳城，却中了苏海的空城计，被困城中。虽曾屡屡派将对敌，怎奈苏海武艺高强，又有飞刀毒针，连伤唐营数将。曾打尉迟宝林、刀斩程乃户、针刺薛天宝等三十六员有名上将，就连薛丁山也不是苏海的对头。偏巧樊梨花又身患重病，不能出马交战。真是军无能

将，马无良驹，内缺粮草，外少救兵。太子李治有累卵之危，唐军将士有倾巢之患，只急得千岁爷坐卧不宁，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整日里愁眉紧锁，长吁短叹。徐茂公事出无奈，才决定派鲁国公程咬金回长安搬兵求救。

程咬金一听吃惊道：“我的妈呀，这牛鼻子怎么又看上我了？那年定北的时节，太宗天子被困木阳城，是我老程踢破番军营盘，冒死冲出重围，到得长安，选了罗通为帅，率了三十万精兵，才解了木阳城之危，救了皇上，定了北番。如今可不是那时候了，岁数也大了，腿脚也慢了，眼神也不上线了。况且西凉兵在城外连设三十六座营盘，凭我老程一把萱花斧怎能杀得开一条血路？慢说人家是精兵良将，就是几十万老弱残兵，一刃不动，只叫我排头杀去，也得累吐血呀！”想到这忙回道：“我说军师呀，你这不是诚心往阎王爷那儿送我吗？”

“千岁何出此言？鲁国公不是从来就有百神相助吗？”

未等徐茂公说完，程咬金便急道：“何时有神明助我？还不是全凭老程的一柄萱花大斧，杀得敌人胆颤心寒？那怕就是死的，都乖乖地让条路叫咱家过去呀！……”

徐茂公此时正盼他能吹上一通，于是马上说道：“对呀，老千岁虽无百神相助，还有八面威风哩！只因为番军都怕你的萱花大斧，我才请老千岁再闯敌营，回长安搬兵求救呀！”

“你这牛鼻子少给我灌迷魂汤！”

“哪里哪里，就说那年木阳城吧……”

“咳！不提木阳城也罢，一提起来呀，倒叫我老程上火，想必你也记得，当时皇上咋说来着？不是亲口封我老程一字并肩王、同坐金殿、共掌乾坤么？可回到长安又咋样？嘿，别提了，到如今我老程还是一千岁，上殿还得站着，奏本还

得跪着，有旨还得遵着……说来说去，还只是个可有可无的小小鲁国公。”程咬金越说越气，越气越不想出城闯营。

徐茂公心下犯难道：“是呀，当年太宗皇上是这么封他来的，可是哪个不是落水惜命，出水惜财呀？又有哪个皇上愿把江山让出一半？自古道：“一山难藏二虎，一国岂容两君？木阳城所封，不过是事出无奈，若不是唐王给他一顶并肩王的帽子戴上，他怎肯卖命突围？哎，有了，他这个人就喜欢奉承、好图虚名，莫不如再找殿下李治相商，大大的给他个王号，再‘扇呼’他几句，他就可趁着晕糊劲儿冒死回长安了。”徐茂公想到这里，说道：“唉！老千岁既然不去，我只好奏明殿下，另选能人啦。”

不一时，果然把李治请来了。程咬金虽然心下不快，但见千岁殿下下来了，只好起身迎接。

“程王叔请坐！”李治开口便称王叔，让程咬金听着心里痛快。

“殿下请坐，老臣还是站着好。”程咬金谦让着。

“王叔不坐，侄儿怎好就坐？”李治一再尊让，他见程咬金不肯就坐，便道：“同坐，同坐。”

三人才一起落座。

“程王叔，眼下咱们被困锁阳城，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又没有一个能敌得了苏海苏保童的，倘若再围上一月，你我既或不被生擒活捉，也免不了被饿死，这且如何是好？”李治先来个投石问路。

“这……”程咬金明知道叫他这步棋，但偏不往这步棋上走，假装糊涂道：“有千岁殿下的英明，有军师的谋略，定会退得番兵的。”

呀！李治暗道：“这老鲇鱼——不咬钩！且待我再往前拱

一步。”于是说道：“小王欲派一骁勇上将回长安搬取救兵，到那时，里应外合，一举平定西凉，凯旋班师，从此天下太平。但小王遍思营中诸将，无一人能胜过王叔的……”

“殿下言重了！”程咬金暗道：“他这一将军，是逼我硬崂老将啊！好！且待我打个隔山炮，暂搪一阵再说。”于是道：“殿下，我唐营战将千员，个个骁勇，哪一个不强过老臣数倍？况且臣已非当年，恐怕连军师也敌挡不过，若让老臣去长安，还莫不如把这功劳送给军师呢！”

徐茂公心中暗笑道：“真是人老奸，马老滑，他还会使隔山炮呢！”

“王叔真会开玩笑，若让军师摇鹅毛扇还可以，倘若舞枪弄棒，恐怕连个萱花斧柄也拿它不起呀！”李治见程咬金不肯挺身而出，只好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于是说道：“军师常说王叔是一员福将，也是一员猛将，想当年大闹瓦岗寨，一柄萱花大斧震乾坤，千尺豪气贯绿林，聚义英雄三十六，杀得隋军失魂落魄……。”

李治的这几句颂歌，直唱到程咬金心眼儿里去了，一股痛快劲儿从丹田直奔脑门儿，脸上现出许多得意之色，因为聚义瓦岗寨，自立为王，杀得官军落花流水，这段历史，是他平生最显赫、最威风的一段。今天李治一提，怎么不令他高兴呢？

李治见他面有喜色，便知帽子戴得正合适，于是继续吹捧他说：“听父王说那年兵困木阳城，欲派人回长安求救，可是满营之中，谁有这个胆量？连尉迟恭那样的武艺，也不敢出城闯营，只有王叔胆量过人，武艺超群，挺身而出，力闯四门，踢翻连营，使番将惊魂丧胆，直入长安，真乃天下大英雄也！”

这一阵奉承，更使程咬金心花怒放，眉飞色舞，真如三伏天喝了两碗冰镇酒，从心里往外舒服。虽然说突破木阳城番营之事不如李治吹捧那般惊奇，但毕竟是程咬金一生中的快事。可是转而又想起一字并肩王的封号，不由发牢骚道：“虽有这许多功劳，又有何用？空落了个名声罢了！”

李治知道他的心思，只在讨价罢了，于是慨然道：“程王叔，过去之事乃父王年老，疏忽忘事。待小侄位登皇座，定封王叔一个齐天王，与小侄共理朝政。”

徐茂公忙冲程咬金使眼色，要他赶紧谢恩。但程咬金只当没听见，心想：有其父必有其子，这都不过给我老程戴一顶空壳帽子罢了。于是说：“殿下，有你这片心思老臣就足领盛情了。臣这么多年南征北战并非为索取功名权势，乃为国为民为天子也。老臣！当初也当过混世魔王，倘如为了王位，何必投了你祖父和你父王呢？算了！当此紧要关头，老臣甘愿赴汤蹈火，前去长安求救便了。”

“谢王叔！”李治站起来欲行礼，程咬金慌忙起座道：“殿下莫要折杀老臣！”

李治冲徐茂公道：“传我的旨意，于银安殿摆酒，为程王叔饯行！”

且按下程咬金要闯西凉番营、去长安求救兵不提，单说长安城内，朝中有位大学士房玄龄，在御书房中教着一十三家的公子哥儿，因他是个文官，只教五经四书。何谓五经？就是诗、书、易、礼、春秋；何谓四书？就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是当时学生必修的诸科经文，却不教什么武艺。而这十三家国公的子弟，其祖辈父辈都是行伍出身，自小喜欢舞枪弄棒，跑马射箭，而对诸科经文则无这雅兴。然而，

家中催得紧，老师管得严，不得不硬着头皮在这里子曰、诗云、之、乎、者、也的。

可是一到了放学回家，这些公子哥儿便都没了书生气。拉马的拉马，提枪的提枪，忽拉拉都跑到教军场上，拉弓射箭，比枪对棒，打得好热闹！虽说没有个正经武师、教头指导着，可他们家家都有祖传的刀诀、剑谱、兵书，他们揣摩一阵，比试一阵，真乃是无师自通，不管自严。

这些公子里最大的只有十六岁，那便是罗艺的玄孙、罗成的孙儿、罗通的儿子——罗章，而秦琼的孙儿秦英才刚及十三岁。然而他们人小志不小，都想练就一身武艺，将来争个武状元，当个大将军，最终当个大元帅，好为国立功。

且说这天放学以后，一帮小哥们儿都来到教军场上练武，只有罗章来晚了，大家都觉得纳闷儿：因为他与秦英哪天都是第一个到练武场，今天却为何姗姗来迟？况且面色不悦，愁眉紧锁呢？

“兄弟们！别练了！”罗章冲着小兄弟们吼了一声。

秦英停下枪不解地道：“罗家哥哥，今日为何口出此言？”

罗章道：“我且问你，练这玩艺何用？”

秦英道：“这还用问，争个武状元，当个大元帅，征战疆场，为国立功，报效朝廷呗！”

“嘿！”罗章冷笑道：“你们都是些呆头鹅！你们以为练好武艺就能夺个武状元，当个大元帅吗？”

“那还用说！”

“当然是这样喽！”

“哼！”罗章气愤道：“我原来也曾这般想，可如今的状元既不用考，更不必会什么武艺！”

秦英不解道：“罗家哥哥莫不是多吃了酒，为何说出这般

浑话？”

“哪个吃醉酒说浑话啦?! 难道你们没听说?”罗章问大家。

众人摇头道：“听说什么? 只有大学士白日说过学而时习之。”

“唉，你们这些没脑袋的!”

秦英虽小，但人极聪明，知道罗章准是听到什么紧要事了，于是催促道：“罗家哥哥，你快说说，你听见什么啦?”

“哼!”第一件新鲜事儿，咱们朝中出了两个元帅!”

“怎么一朝会有两个元帅呢?”程通愣头愣脑的问道。

“元帅不是秦伯父秦山吗?”铁朋应和着。

“对呀! 可是秦伯父是武元帅呀!”罗章故意抛出半截话来。

“哪里还会有文元帅呀? 文官最大的只是丞相!”尉迟松驳道。

“要不咋说是新鲜事儿呢?如今还真有了个文元帅!”罗章露了一半又收住。

众人惊问：“谁?!”

“展阁老展太师呀!”罗章此时方才揭底。

“屁!”程通骂道：“那老废物会什么武艺?”

“怎么不会?“他会使鞭哪!”罗章笑道。

“呸! 他要会使鞭，我尉迟松就从长安城倒着出去。”

“你这回可输了!”罗章一本正经的说：“人家会使马鞭子呀!”

“那……”尉迟松一时语塞，直气得小脸黑紫，真象个老茄包子。

“哈哈! 那不是鞭吗? 你就倒着出长安好啦!”秦英将军道。